生母與養母

嚴陽

自由談

總體而言，中國人非常重視血脈、重視親情，但這也不是絕對。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爲自從一九九一年中國加入相關組織，開始接受國際收養以來，有超過八萬八千名中國兒童被美國家庭收養。這其中，有百分之八十的孩子存在健康問題，其餘則絕大多數是女嬰。而不論是男孩子女孩子，不論是健康的孩子還是健康存在問題的孩子，不都是母親身上掉下來的肉？遙想當初，那些做父母的又怎麼捨得放棄他們的血脈呢？

有人前一陣採訪美國的收養家庭，將採訪過程拍成了視頻放到了網上，因此，我們也就了解到了這些棄兒漂洋過海之後的生活狀態，也了解到了他們的許多故事，以及這些已經長大成人或者漸漸長大開始懂事的大孩子的想法，以及他們的養父母的想法。

以下這樣一個故事給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一個應該是來自於浙江某個福利院的孩子，全身燒傷的面積超過百分之七十，並且兩條小腿和大腿黏連在一起無法站立更無法行走。一對美國夫婦收養了她，幫助她治療，如今她可以與正常人一樣行走並參與很多體育活動了，甚至包括攀岩。稍稍讓人有些遺憾的是，她的一條腿比另一條腿稍短一些，因此，她的美國媽媽必須給她的一隻鞋墊高一些。

這個昔日被嚴重燒傷的女孩當初之所以被父母放棄，或許做父母的眞有難以言說的原因：或許是因爲內地沒有像美國一樣發達的醫療技術，也可能是內地雖然有一定水準的燒傷醫療技術，但是他們沒有給女兒療傷所需的巨額資金——在美國給這女孩療傷的費用是政府支付的，還可能是因爲女孩子本來在不少農村家庭就不被重視，等等。而收養這個女孩的美國夫妻在面對這樣的問題時，卻表現出了讓人難以置信的大度與理解：「也許他們是爲了給孩子一個更好的未來，我們要感謝他們給予了我們照顧她的機會。」

我不知道這女孩的中國生父生母最終決定放棄他們的孩子的眞實原因。我能夠說的是，中國的文化傳統中，一個人應該對給予了自己生命的父母以無盡的感激。然而就我來說，對於這一點時常會有疑惑：父母給予孩子生命，可能是出於愛孩子、想孩子，但也可能就是一個簡單的生理行爲，就跟其他很多動物一樣。所以，比生下孩子來，其實更重要的是在養育孩子的過程中，做父母的能不能努力盡到自己的責任，並建立、培育和增進彼此的感情。在這過程中，感情的付出、精力的付出、經濟的付出，也才會讓做子女的「反哺」變得十分自然、十分應該。否則，彼此關係很難和諧；做父母的所希望的「老有所養」之類，即便是有法律的支持，也很難順暢實現。

我們家曾經請過一位阿姨幫助打理家務十多年。這位阿姨很小的時候被父母送人。今天的她也知道生母是誰，住在哪裏，但是過去這幾十年他們一直沒有相認——更準確地說則是她從沒產生過此類想法。儘管她從沒有跟我說起過個中緣由，但是，我知道她養父母對她很好——雖然在抱養了她之後，他們又生了一個兒子，他們依舊將她視同己出，「手心手背都是肉」。如今她養父早已過世，養母也是八十多歲的人了，並且患有中風後遺症，行動十分不便。讓人十分感嘆的是，她對養母比很多人對自己的親生父母都好：她每個星期都要去農村養母家爲她洗澡，一年之中，她還要將養母帶過來住上三、五個月——他們之間雖然沒有血脈上的聯繫，但是，有感情。因此，她的做法，讓人又不難理解。

被美國家庭收養的那些中國孩子，我們能夠感覺到美國父母爲他們的巨大付出：有一對美國夫妻，爲了能夠讓收養的中國女兒更好地融入周圍的環境，竟然如「孟母三遷」一樣，多次搬家；也有的美國母親爲更好地照顧中國養女而辭職。當然，這些孩子對於他們的感情多數也是十分深厚的：不少人並無意與生母建立聯繫，而只認養父母。有一對養父母悄悄地試圖通過在中國的朋友爲孩子尋找生父生母，結果讓孩子很不高興，還做出了這樣的表示：假如面對生母，她很想問這樣一個問題——當初你爲什麼要放棄我？

我的微信公號

九 木

人生在線

申請微信公號，已是夏天的事了。

當時在上海，正爲兒子的租房而犯愁。兒子室友的媽，也正巧在，她大刀闊斧地在上海郊外買了個八十平方米的商住房，每天急三火四地去裝修，早出晚歸。一室中的兩代人，他們三人都在爲在上海的生存而奔波，唯有我，上上網，做做飯，看看微信。

每當他們離開，我便成了多餘的人。看着同室的兩個男孩子經常到下半夜加班歸來，聽着室友的媽關於購房的種種不順心，碰到的種種黑，心中十分惶惑、淒然。

在一個寧靜的、節奏緩慢甚至經濟落後的小城度完餘生，這個願望被兩個打拚的青年和一個風風火火的媽媽所打亂。我能做些什麼？體制內的一生，讓我和許多同類一樣，清貧，不爭，平平淡淡，即使遭遇了太大的不幸，也都能舐傷自愈。這種一眼看到頭的日子，於我是定制，但於年輕的生命卻是對未來的消磨和對理想的摧殘。

我曾因上海太離譜的房價，把正在上海上班的兒子拉回到小城，是不願意讓他一生爲房子背負太重。後來兒子的又一次離去，讓我看到八十後九十後決絕的背影。這種決絕，是對一種社會形態和人生常態的背離。背離才有新意，背離才符合年輕的意義。

我默認了兒子在旅途的現狀，也接受了自己探親的開始。

那位媽媽在房子裝修好之後，離開了上海。夜晚十一時許，聽着她的拉輪箱在樓下輾過不平的路石，那聲音震驚了我。一個不再年輕的媽媽，在遠離大上海的一個北方小城，策劃着如何讓孩子融入這個時代。她的決絕寫在那風吹日曬過度操勞的臉上。

我沒有爲孩子這麼努力過。

回到小城，我的生活不再平靜。與那位媽媽相比，愧疚且不安。尤其是，當孩子們的一個月的收入，還買不了一平方米居所的時候，你還會堅持在大上海立足嗎？但國際化大都市的開放、現代，不關人情關係，不任人唯親，技能就是崗位，又吸引各地的青年奔赴而來。社會輿情都在批評八十後的啃老，但對孩子們來說，這又是多麼無奈。如果有老可啃，尚且是幸運。我想那些被啃的中國父母，寧願以骨爲柴溫暖孩子們窮困的日子。這是因爲，天道並不酬勤，知識、拚搏、努力，都無法改變他們的人生。

我開始在網上搜索兼職編輯，找個工作，幫孩子還房貸。

沒有房子，沒有媳婦。願意把自己的青春流年押在和另一個人共同承擔的房貸上，這樣的女孩不知在哪裏。

一個夜晚，兒子下班回來，發現我網上的行蹤，堅決反對。兒子說：「媽媽你辛苦了一輩子，不能再兼職了，等你退休之後，就到我這裏住着，我去上班，你就在家看看書，上上網，高興了就寫寫文章。」我說：「現在寫文章也難發表了，現在都網上寫作，網上發表。媽這樣的老派文章，人家也不要看了。」

兒子說：「我給你申請一個公號，自己寫自己發，沒有時效，沒有任務，自娛自樂！」

於是，我的公號林木森森，就誕生在上海的一個夏夜。好，暫且放置下房子和媳婦，聊聊別的吧。

公號開通，開篇就是我申請公號的經過，一天下來，竟然有超過二千的閱讀量。閒時寫寫小文，配個圖片，三十年前初當編輯的感覺又回來了。兒子給媽開闢了一個即能打新又可懷舊的角落。小號雖不起眼，卻聯通了千里之外的朋友和同學，還結交了一批新人，甚至還有八十後，九十後呢。呵，網路世界眞的讓我欣慰，更讓我欣慰的，是兒子在時代的奔跑中，還拽着老媽。

如是我見

猶見「華老栓」

張桂輝

二千六百七十四隻被剝去鱗片的穿山甲凍體展現眼前，很多都是幼體；佛山市一男子以窗簾店爲掩護，掛羊頭賣狗肉，售賣疑似小鴉、朱雀等三千二百八十隻鳥類死體；一輛在廣州從化被堵截的貨車裏，警方查獲了七千二百六十隻夜鷺、黑水雞等野生保護動物……牠們本該在大自然裏自由地奔走，卻化作一盤盤饕餮的「野味」。讀着新華社近日發表的《饕餮「野味」背後暗藏血色產業鏈》中的這些文字，眼前依稀晃蕩着一群華老栓的身影。

華老栓，是魯迅筆下的人物。爲了給身患肺癆的兒子小栓治病，不惜花錢從劊子手那裏買來蘸過革命黨人鮮血的饅頭，指望它眞能變成一劑靈丹妙藥。無奈，事與願違，可憐的小栓不久還是一命嗚呼了。舊時民間迷信，認爲人血可以醫治肺結核，不但有人向劊子手買蘸過人血的饅頭，而且有人殘殺嬰兒用來煲湯治病。因此，《本草綱目》刊行後，李時珍明確反對用人血或人體器官入藥。可見，《藥》中的「人血饅頭」，是有「歷史依據」的。

單從迷信這一點看，嗜食「野味」者，與華老栓幾無二致。倒是其他方面，還有些許不同——華老栓買人血饅頭，是爲了給兒子治病，嗜食「野味」的饕餮們，則是爲了自己的健康長壽。因而，一個個吃得很開心、很愉快；華老栓向劊子手買人血饅頭時，心裏是戰戰兢兢、忐忑不安的，饕餮們在酒家消費野生動物時，內心是歡歡喜喜、理直氣壯的；華老栓是名副其實的窮光蛋，這有文字「作證」：「華大媽在枕頭底下掏了半天，掏出一包洋錢，交給老栓，老栓接了，抖抖的裝入衣袋，又在外面按了兩下」。愛吃野生動物的人，不是有權，便是有錢。正因此，再少他們也吃得到，再貴他們也吃得起。且吃了還要吃，越貴越好吃。

嗜食「野味」，與虛榮心作祟密切相關。如，把消費野生動物與「面子」「地位」畫上等號。在這些人眼裏，吃得起、吃得到「野味」，才有面子，更有地位。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嚴重的錯誤共識：「野味」富含營養。他們認定，野生動物不僅味道鮮美，而且能滋補身體、有益健康。於是，越是國家保護的、越是稀有瀕危的，越想吃、越要吃。於是，不僅普通級別的野生保護動物常常面臨厄運，就連那些國家一級重點保護動物也難逃滅頂之災。

觀察發現，長期以來有人爲了一飽口福，只管自己吃得開心、吃得過癮，哪管是不是保護動物。殊不知，病從口入。野生動物身上帶有大量的病毒、細菌、寄生蟲等，對食用者可能帶來無法預知的健康風險和隱患。近些年來，因爲吃野生動物，吃出病來，甚至差點吃死人的案例時有發生。大量捕殺、濫食野生動物，一方面容易引「毒」上身——人類百分之七十的傳染病主要來自其他動物，目前已經發現人獸共患病有一百多種；另一方面容易造成動物種群急劇減少，直接或者間接破壞着生態平衡。

野生動物之於人類，既是朋友、益友，又是文友、畫友。古往今來，多少文人墨客把它們當成「創作要素」——「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爲探看」；「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諸如此類膾炙人口的名篇佳句，信手拈來，比比皆是。至於飛禽走獸「入畫來」的美術作品，則更是林林總總、多如牛毛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頒布實施二十七年了。可是，時至今日，濫捕濫殺野生動物，以及野生動物交易犯罪等現象，非但屢禁不止，反而此起彼伏，野生動物保護形勢依然嚴峻。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召開的第十八次會議上，首次審議了《野生動物保護法（修訂草案）》。草案增加了對出售、收購、利用、運輸非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的管理及處罰規定。由此可見，只有雙管齊下，一手持之以恆加強宣傳力度，一手依照法律加大打擊力度，今日華老栓們才可能嘴下留情，各類野生動物才可望安居樂活。

杜詩四大名註

顧 農

文史叢譚

現在讀杜甫的詩條件空前之好，集大成的《杜甫全集校註》已經面世（人民文學出版社二〇一四年一月版，凡十二冊）；但是如果要了解杜甫的接受史、研究史，要深入研究杜詩，則前人舊註還不能盡廢，清代的幾部名註尤其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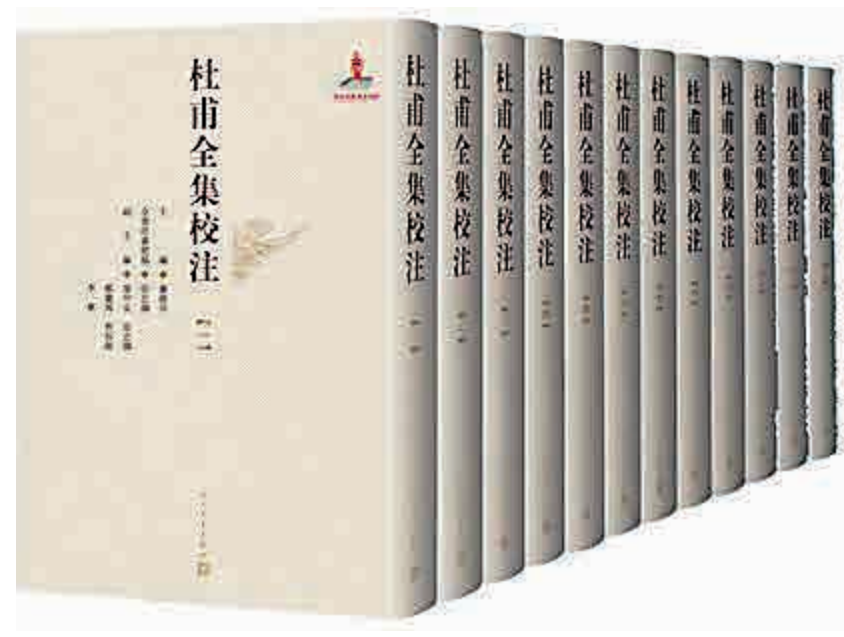
爲杜詩作註有兩度高潮，前在宋，後在清。宋人註杜帶有草創性質，往往同杜甫作品的搜集整理聯繫在一起，出現過許多印刷品。最早的杜甫集是北宋王洙編輯的，二十卷，無註（後來流傳的所謂王洙註，著者另有其人）；註本中水準較高的有趙次公《新定杜工部古詩近體詩先後並解》（存明抄本，今人林繼中有《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郭知達《九家註杜詩》、蔡夢弼《草堂詩箋》及黃鶴《補註》等。這些註本爲此後的杜甫研究打下了重要的基礎。清代是中國古典學術的總結期和高峰期，幾乎所有的古代重要著作在清代都得到進一步的整理，杜詩也是如此，出現了錢、仇、浦、楊四大名註，至今仍然有廣泛的讀者。

明、清之際的錢謙益是大作家、學者、藏書家，他的《箋註杜工部集》，通稱《錢註杜詩》，原有康熙初年靜思堂刊本，今有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二冊）。此書是他用了三十年功夫反覆研究的重要成果，以善於詩史互證見長，許多過去沒有弄懂的詩都被他講清楚了。其前期成果《讀杜小箋》，曾先行收入他的《牧齋初學集》。《錢註杜詩》正文之前有《略例》，其中說起「杜集之傳於世者，惟吳若本最爲近古，他本不及也」，所以其註本中的原文「一以吳本爲主，間用他本參伍焉。」這個方針很有道理，不過他的主要貢獻還是在註而不在校。

比錢註稍晚的是仇兆鰲的《杜少陵集詳註》，省稱《杜詩詳註》，此書廣泛吸收前人的成果，例如明朝人王嗣奭的《杜臆》當年只有稿本和抄本流傳（後來才有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的排印本，一冊），而其中精彩的意見，仇註引用了不少；錢註和金聖嘆的註也擇要地有所引用。此書帶有總其成的意味，文字繁簡適中，流通最廣。《四庫全書》收錄了這本書。今有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版（五冊），最爲讀者所熟知。

浦起龍的《讀杜心解》，動筆於康熙末年，成書於雍正二年，今有中華書局一九六一年版（二冊），此書爲杜詩繫年比較細緻，解釋多有新見，很值得參考。《四庫全書》列入存目。

成書於乾隆年間的楊倫《杜詩鏡銓》（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今所通行者爲一九九八年新版，一冊），註釋簡明，所錄前人評論亦復少而能精，帶有某種普及性，最適合初學者取讀；其中也有作者自己獨特的體會，於仇《註》浦《解》的弱點多有批評。此書很早就有了英文譯本。這樣的普及型學術書並不好寫，現在其實很需要一部新時代的同類著作：《杜甫全集校註》好是很好，部頭太大，初學者難免望而生畏。



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杜甫全集校註》（網絡圖片）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杜詩鏡銓》書前郭紹虞先生序中有這樣一段話：「如果要於杜詩中選一本一般適用的讀本，則《杜詩鏡銓》誠是最適當最合理想的書；如果對杜詩要作深入的研究，則前人之註不可盡廢。」在《杜甫全集校註》出版之後，這一層意思的合理性仍然存在。

浦起龍《讀杜心解》（網絡圖片）

錢謙益《錢註杜詩》（網絡圖片）

鎮江金山寺「四寶」

許 揚

繽紛華夏

江蘇鎮江之金山與焦山、北固山沿長江屹立，稱鎮江三山。而最富盛名的金山因建有金山寺而名聞遐邇。中國漢族四大民間傳說之一《白蛇傳》中，白娘子與法海鬥法之水漫金山的故事便發生在鎮江金山寺。

金山寺又名江天禪寺，建於東晉，至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歷史。原名澤心寺，亦稱龍遊寺。清康熙帝曾親筆題寫「江天禪寺」，但自唐以來，人們皆稱金山寺。古代金山原是屹立於長江中流的一個島嶼，由於「大江東流」，泥沙淤積，至清光緒末年（一九〇三年左右）與陸地連成一片。

金山名勝古蹟甚多，其中的慈壽塔立於金山西北山巔之上，十分醒目，塔高三十米，和整個金山及金山寺配合得恰到好處。此塔爲清光緒年間在原被焚毀的塔址上重建，當時金山寺住持僧隱儒曾往北京向清廷呼籲，慈禧命他自行募捐修建。他沿門托缽，多方募化，並得到兩江總督劉坤一的支持，約經五年，募銀二萬九千六百兩建塔，仍用原名慈壽塔。此塔矗立於金山之巔，爲磚木結構，七級八面，內有旋式梯，供遊人登塔遠眺。每層四面有門，走廊相連，面面有景，風光各異。慈壽塔下的「周鼎、金山圖、銅鼓、玉帶」合爲「四寶」，被稱爲金山寺鎮山之寶。

金山寺周鼎乃西周宣王時期銅器，距今約二千七百多年，有銘文十二行一百三十四字，一八八四年湖北漢陽人葉志先贈金山寺收藏；銅鼓實爲鼓狀銅器，相傳爲諸葛亮所製行軍炊具，作戰時亦可敲擊作爲進軍號令，又稱爲諸葛鼓；金山圖爲明朝著名畫家文徵明所繪。畫中金山浮玉般飄浮於煙波浩渺的江水中，青山如黛，畫棟雕樑，畫面有文徵明《金山寺追賦》詩一首：「白髮金山續舊遊，依然台殿壓中流；沙痕滅沒潮侵磴，帆影參差日墮樓。江漢無聲千古逝，乾坤騷首一身浮；從來李白多愁緒，更上留雲望帝州。」玉帶據云係蘇東坡所繫之物，一次在討論佛義的舌戰中輸與好友佛印和尚，佛印隨之回贈以衲裙。蘇東坡爲此寫了《以玉帶施元長老，元以衲裙相報次韻》以記其事，從此，東坡玉帶便一直留在金山。

而鎮江金山寺的揚名，還應歸功於《白蛇傳》。《白蛇傳》又名《白娘子傳奇》、《雷峰塔傳奇》等，故事的民間傳說始於唐五代時期，明代馮夢龍編纂的擬話本《白娘子永鎮雷峰塔》是該傳說最早的較爲完整的文本。

明清以降至於現當代，民間的口頭文學與各類俗文藝的改編使《白蛇傳》最終成爲故事、小說、演義、話本、戲曲、彈詞，以及電影、電視、動漫、舞蹈、連環畫等各種文藝形式的經典題材。其影響不斷擴大，也帶動了金山寺的名氣大漲。現在金山寺中還有法海、白龍兩洞供遊人參觀。

鎮江金山寺（網絡圖片）